

#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延安的原野

● 谢觉哉

● 欧阳山

● 胡采



(上接第一版)

草明一头银发，

剪得很短很整齐。年轻

时候的她大约也是这么干净利

索和漂亮，一副南国女儿的样子。

我和草明有几次详谈，主要是采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草明告诉我，

从那年二三月份开始，毛泽东同志就

筹划这个会了，只是当时他们不知道。

毛泽东先后约欧阳山和草明到他的

住处详谈了三次，询问一些文艺规律

问题和当时文艺界的情况。等到会议

开始时，他们才知道主席的本意。她

说，会议大约是从5月10日左右开始

的，断断续续，开到23日，毛主席一

共来了三次，参加大家的讨论，作讲

话。会议之后，在《讲话》精神的鼓舞

下，许多艺术家纷纷深入到农村和部

队收集素材，进行创作。草明还向我

介绍了她创作新中国第一部工业题材

的长篇作品《原动力》及《火车头》的

情况。采访她时，她的秘书李珊珊给我

的茶杯里只放了根茶叶，爱喝浓茶的

我喝茶时不住地嗽茶叶筒。

曾克和草明不同，留着一头乌黑

短发。她的性格和草明相反，显得沉

郁一些。她当年在重庆的邓颖超身边

工作一段时间后，由邓大姐介绍来延

安的。在看座谈会那张照片时，她对

我说她的那种发型是邓大姐让留的。

来延安前，她欲将发型改成当时革命

队伍中那种流行的短帽盖，邓大姐说

她这种发型也挺漂亮的，革命主要是

行动，发型倒在其次，于是她就带着这

种发型来到延安。

后来我在《延安报》上，为以上三

位作家各写了一篇专访。

那天陪三位和金紫光去了枣园，

从枣园下来，他们要去兰家坪中央党

校高干二部旧址去寻各人当年的旧

居。我和小李一起先到了杨家岭，在

杨

家岭那

口井旁等了很

久，四位老人才风尘仆

仆地从兰家坪来到这里。那

张合影还在那里，我指给他们

看。草明首先在前排找到了自己，她

的面孔和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发型

也一模一样，只是青丝变成了白发。

接着，曾克也找到了自己，她当年的神

态和现在也是一模一样，好像岁月在

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方纪在方大

明的帮助下也找到了自己，大约他家

里也有这么一张照片。三个人像孩子

一样笑着，眼泪涌了出来，当年延安时

期那圣洁的阳光在这一刻重新照在他

们脸上。只有金紫光没有找到自己，

他很沮丧。草明告诉我，这是5月23

日会议结束那一天开始照的。他要

金老好好回忆，金紫光还是回忆不起

来，只好说：那时，他大约已随部队

离开延安了。根据现在的纪念馆工作

人员整理的名单，会议有金紫光，不

知道金老回忆起来没有。

这次聚会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歌

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暄的尸骸

找到了。张寒暄死于1946年，埋在边

区文协山顶的文化山上，还立了一块

墓碑。后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墓碑

被毁，墓莹也找不到了。张寒暄夫人

刘芳这次特请了十几位当年抬过棺材

的人，包括路明远等一起来到文化山

上，口中念叨着柯仲平的“文化山头葬

寒暄，一把土来一把泪”诗句满坡寻

找。有人说，他抬到这里时歌了一歌；

又有人说，他抬到那里时换了换肩，

终于，他们证明了与延安宝塔成等高

线、距宝塔西约500米的一个小土包，

即张寒暄墓莹。大家在一张纸上签了

名，署名见证人高建群。刘芳将这张

纸装进一个塑料袋，埋在地下，又用

一块石头压住。第二年的“5·23”，

张寒暄墓被搬迁到李家洼“四·八”

烈士陵园内。

1984年7月23日，作家康濯回延

安。也是一种缘分吧，在延安为康等

一行放映电影《延安生活散记》时，

我恰好和他成为邻座。康濯极高极

瘦，和胡采一样，也是细长的脖子上

擎着

一

颗小小的

头。他言谈举止有

一种内在的风度，这是经历

过许多的人才可能拥有的，我和他

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那时我正处

在创造的苦闷期，我向这位老作家

请教了许多关于艺术的问题，我们一

见如故，一直谈到电影散了，约好第

二次再谈。康老告诉我，不要急，艺

术靠的是一种韧性，只要努力，时

间会完成这一切的。第二天采访结

束后，他将自己

写的一首《七律·返延安》亲手抄在

笔记本上，诗如下：“不随风云又

返延，重温四十五年前。窑洞火炬

辉天外，塔影华姿耀远天。耕战

整风理旧域，工农科艺建伊甸。容

颜全改情尤炽，圣地精神代代鲜。”

7月24日参观后，康濯离开延安，

是年8月，将他的长篇

《水滴石穿》寄我。1987年，我的

一个中篇在《中国作家》发表后，

康老来信祝贺，勉励我继续努力作

家。后来我听说康老去世的消息，我

很震惊，也很悲痛，曾经想提笔写

一点东西纪念他，千言万语，竟不

知如何说起，借上边的一段文字，

权当是献给他的一个花环吧。

1984年10月19日，《三家村夜话》

的作者之一廖沫沙回延安。廖老为

延安老诗人、地委顾问黑振东题“延

安遇故知”的条幅，黑老以七律一首

作答。诗云：“正是秋高气爽时，

圣地有幸遇知音。凛凛正气逐寇

域，灼灼文章荡乌云。千秋功过无

须说，一场是非自有评。劝君更

尽一杯酒，千里归来有故人。”

1985年4月5日，时值清明，女作

家丁玲与丈夫陈明自金锁关登上陕

北高原，一路浩荡而来，先在桥山

拜谒了轩辕黄帝陵，继而到达延

安。在延安几日，参观了革命旧址，

去延安大学为学生作了场报告，然

后直达当年的红都保安。丁玲虽然

头上已是银丝累累，但激情还似当

年，穿了一件颜色有些华丽的外衣，

戴了一副红色太阳镜。在延安的当

代文人中，丁玲最为有名，据说当

年延安篝火之夜，那些青年跳的

一种舞蹈，就叫“丁玲舞”，而丁

玲的那些“文将军、武秀才”的

或虚或实传

说，亦

有很多。除红军长征

过来的人以外，丁玲大约是来陕

北苏区的第一位文人，早在红军还

没有住进延安城，而在被誉为红都

的保安时，丁玲就来了。正是在保

安时，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组织发

起成立了当时第一个延安时期的文

学艺术团体“中国文艺抗战协会”

(简称“文抗”)。

在延安大学作报告时，丁玲说一

句，黑老用他的大嗓门当扩音器，

重复一句。延安几月中，丁玲除参

观革命旧址外，还专门到清凉山她

当年主持《解放日报》副刊的地方

去寻找旧居。在登清凉山时，黑振

东即兴吟成《致丁玲同志一首》，

诗云：“适逢清明二月天，文坛

女神回延安。历尽世间风霜苦，

当念陕北米酒甜。宝塔山下‘丁

玲舞’，桑干河上歌永言。八十重

返旧游地，人生何须记流年。”当

年黑振东的吟诗让丁玲百感交集。

丁玲回来后不到一年，即去世了。

我曾致唁电，表示哀悼。

那之后为筹建延安文艺之家的事，

延泽民和张锬曾先后来延安。延

老大约来过三次，为延安艺术之家

四处鼓噪。张锬是第一次来延安，

在延安察看了基地情况，约见了延

安的一些作者，并和文艺界座谈。

大约是1986年到1988年期间，

我们还接待了女作家李建彤，李

建彤是著名陕北红军早期领导人、

红军领袖人物刘志丹将军的弟媳，

故可以说是陕北的媳妇。因此，

我的采访无拘无束。作家很健谈，

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有一种唇枪舌

剑的感觉。李建彤受过许多磨难，

而精神、气质甚至手中的笔仍旧如

此犀利，令人赞叹。

欧阳山大约在1977年回过一次

延安。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

欧阳山在延安时期的著名作品、

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高干

大》80年代曾由一位日本业余女翻

译家多田正子译成日文出版。这

位女士为翻译此书，与欧阳山曾

有30多次信件来往，与延安方面

信件来往更是频繁。其中原因，

主要是书中一些陕北土语，使她

犯难。1981年，她还亲自来了延

安。高干大的原型——原南区供

销社主任刘建章已故，多田正子

主要与原副书记王旭明联系，王

旭明的儿子则充当陪同。也许是

爱屋及乌，这位女士与王的

儿子来往中产生了感情，最后书

成以后，提出要嫁给他，或者王去

日本，或者她来中国。王是一个纯

粹的陕北人，应邀去了一趟日本后，

回来再不提这事。

再说德高望重的周扬。周扬于

1987年、1988年“5·23”期间曾

几次讲话，要回延安。这事引起了

延安方面的极大重视，为筹建周

扬回延安的事，有关部门专门从延

安陶瓷厂手中将鲁艺旧址——位

于桥儿沟的那个天主教堂收了回

来，并做了修缮，迎接他的到来。

周扬因为疾病的原因未能成行，

令人遗憾。

1983年5月和1988年10月，音

乐家吕骥曾两度回延安，他也是老

延安了，曾担任过鲁艺音乐系主任。

吕骥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小老头，

上万花山时疾步如飞，连年轻人都

赶不上他，时已80多岁的高龄了，

令人惊讶。

1991年8月期间，毛泽东的儿媳

妇、作家邵华来延。邵华高高的个

头，气质很好，在座谈会上，延安

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令她十分感

动。她还详细地询问了毛岸英在枣

园按照父亲所说的“补上生活这一

课”的种种情形。

1991年11月，文学评论家冯牧

在西安开完会后，由《陕西日报》

总编辑曹国政陪同重回延安。冯牧

是一个在延安整整生活了8年的老

延安，在此之前，我们竟然茫然

不知。冯牧于1938年到延安，先

在抗大继而在鲁艺文学院学习。毕

业后曾在《解放日报》担任编辑，

后调往部队，随三五九旅在南泥湾

担任随军记者，后来的许多著名

作家，当时似乎都是走的随军记

者的路，例如郭小川、闻捷、杜鹏

程等。1945年，冯牧随大军南下，

离开延安。

冯牧在延安逗留三天，其间由我

的作家朋友银笙陪同参观了枣园、

杨家岭革命旧址、《解放日报》旧

址、桥儿沟鲁艺旧址、南泥湾三五

九旅昔日营地，凭吊旧人旧事，寻

找当年的足迹。其间许多感人场

面，银笙同志在《延安报》有专访

刊出。

在延安

期间，

郭小川

郭小川